



八仙東遊記

刘钰民

5

八仙東遊記

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部长篇神话小说，作品艺术地再现了人们喜爱的八仙群像，是一部雅俗共赏的好作品。

太上老君的弟子李玄，下凡除恶，转托成一个跛足乞丐铁拐李，他救下了遭到陷害的汉朝大将钟离权，二人引渡吕洞宾成仙，吕洞宾南下寻宝，将何仙姑收为弟子。同时，栾彩和、张果老、韩湘子也相继成仙。他们相遇之后，把潜入大唐皇宫残害百姓的龙太子逐出，并引渡曹国舅，成全了八仙之数。八仙游天宫、行世间，惩恶扬善，在王母娘娘寿筵后，醉游东海，杀死作恶多端的龙太子，火烧百万水兵，填平东海。赵天王带领天兵要把八仙“就地正法”。后虽经老君一力拯救，得免于难，八仙却因此看透了天廷的黑暗，玉帝的昏庸，返回到下界人间。作品既有人情世态的深入剖析，又有仙风仙境细致描绘，语言生动，故事娓娓动听，读来令人耳目愉悦。作者在现代神话长篇小说的创作方面，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。

八 仙 东 游 记

刘 钰 民

*

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

(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)

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临沂印刷厂印刷

*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11.375印张 2插页 224千字

1985年8月第1版 1985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215,000

书号10331·157定价2.00元

第一章

远处传来了钟声。是从山那边的那个幽深的仙洞里传出来的。“当——当——”悠扬、宏亮，不疾不徐，那“嗡嗡”的尾韵在熏风中荡漾，涟漪般地扩展开去，消失到无边的空间。钟声，如同高邈的天宫中逸出的醉人的笙乐。

春日的终南山，在这醉人的笙乐中翩然起舞。峰岚、溪谷、古柏、茶林、龙须草……连同天上的云朵，汇成了一片浩瀚的绿色的海洋。

半山腰的绿色波涛中隐卧着一座山屋。满山的春潮被木板栅门锁在屋外。屋里，炕上躺着垂危的杨母，儿孙们围在身边，眼里含着泪水。

“当——当——”钟声渗进屋来。杨母仿佛被唤醒了，她慢慢地挪开干瘪的眼皮，扫了扫哭出声儿来的儿孙们，用力地抬起沉重的手，向门外指着：

“快……快……”

杨大的眼睛越发红了，他向媳妇耳边叮咛了几句，扯了把小三的衣服，走出门。

“哥，干么儿？”出门后小三问。

杨大並不答话，他从栅门后拿出一根柏木扁担，两手攥着，在地上用力搥了搥，大步出了院门。

“哥！”小三喊。

“哥什么？还不快走！把那个不孝的老二提溜回来！”

小三不吭声了，一阵小跑，跟上杨大，向山上，向方才响过钟声的那边奔去。

已经是第三次了。从杨母病重的那天起，儿孙们都厮守在身边，只有老二杨子，派人去找过两次，至今未见回影。

“随仙出家了。”随仙出家，就连生身老母也忘到脑后去了？“遵奉师命。”遵奉师命，老母临终想见一面难道也不可以？杨大几天来憋着满肚子气，此时恨不能一古脑儿喷泄出来。

杨子是在十五年前，随同仙人李玄修炼去的。那李仙人平时里待杨家和山里的百姓倒也满够情意。灾荒年月，山外的人家死的死逃的逃，苦不堪言，山里的人家倒还平安，这同李仙人的庇佑是分不开的。可这个李仙人，为什么不准弟子与垂危的老母见上一面呢？十多年来，老母与杨子很少见面，怕的是耽误了儿子的功业，影响了李仙人修炼。然而，眼下见儿子一面，这是她最大的也是最后的心愿哪！

越过二道峰，登上九曲百级石阶，便是仙洞的所在了。说起这个仙洞，其实不过是清幽的山谷中的一个岩穴，掘地为井，垒石为门，拔草为席，实在简陋得令人难以置信。那个李仙人就在这里澄心静虑，服气炼形，数十载不辍，实在也不容易。

杨大来到洞外，在悬着太乙救苦金钟的古柏下站定，把扁担交给小三，让他在外边等着，自己悄步轻手推开了洞外小院的栅门。他不敢放肆。这儿是仙洞，在李仙人面前，他纵然有冲天的怒气，也决不敢发作出半分毫来的。

仙洞不大，洞外古松古柏，芳草艳花遍地，自有一股幽深奥秘之气扑面而来。洞内正殿，坐南朝北摆着一张香案。案前，李仙人正襟危坐，双目闭阖着，两手在胸前相抱，成“太极图”，①正在默默念经；杨子跪在李仙人一侧，毕恭毕敬，也在念着《道德》真言。

“老二，老二！”杨大躲在洞外一旁唤着。

杨子没有听见，还是专心致志。杨大想要大声再唤，又怕惊了李仙人，只好拣起一块石子丢过去。石子打在杨子脚上，杨子随即警觉地回转头来。他看见杨大，怔了怔，起身轻轻地走出洞。

“娘不行啦。想见你一面，你怎么……”杨大将杨子拉到一边，气呼呼地说。

“娘不行啦？娘，不行啦？”杨子抓住哥哥的手，眼睛先是瞪得圆圆，继而一红，两颗晶亮亮的珠子从眼角滚落下来。

杨大一愣，满肚子气顿时间消了大半：老二心里还是有娘的呀！

老二快跟李仙人说说，跟我回去！”

杨子哭着，却摇了摇头。

“你？老二！”

“仙人不在家，我不能离开……”

“胡说！”杨大的火气又冒上来，他一把扭住杨子：

“那不是李仙人？好你个小子，连娘都不要啦！我揍你个半死！”

杨大举起拳头就打，杨子连忙躲闪着、嚷着：

“哥，你住手，住手！那不是李仙人，是他的仙体！”

杨大的手擎在半空，眼珠儿瞪成两个玻璃泡儿。“仙体？什么仙体？”

六天前，杨子正陪同李仙人习练金戟，半空中忽然响起一阵鼓乐之声。一只金光灿耀的仙鹤自天而降，太上老君的碧云童子送来了老君的一道旨令：要李玄留下仙体，魂魄速去华山，陪伴老君到下界巡游七日。

“我随祖师出游，七日必归，你要好生看护仙洞，看护仙体，不可有一丝差错。”李仙人受命后，嘱咐杨子说。

杨子哪里敢怠慢，说：

“师傅尽管放心，弟子倘有一丝差错，决不敢活着再见师傅的。”

李仙人入洞端坐，魂魄脱身去了，杨子焚香馨祷，日夜守护仙洞、仙体。谁知偏偏此时母亲病重。他何尝不想归家探望，只是七日未满，师傅未归，所以，家中两次派人来找，他都婉言推托，只带回些衣物果食之类，聊表孝心罢了。杨大听完这番话，走进洞中细细打量，见李仙人神态虽然未改，如同平时，可是眉眼不眨，鼻孔里没有一丝气息。他跪到仙体前磕了两个头，出洞对杨子道：

“老二，既是李仙人出游去了，你先回家去见见咱娘，让她老人家闭上眼你再回来吧，啊！”

“这……师傅走前反复叮咛不让离开。再说这仙体……”

“哥！”小三从院外扑过来，抱着杨子哭着，“你就真的不想咱娘？咱娘可想你哪！你再不回去，咱娘死了也闭不上眼睛的。呜……呜……”

杨子随着又抹起泪珠儿来。

“这儿山高林深，谁会到这儿来？再说，李仙人说不定一会儿就回来了，他回来也不会怪罪你的！”杨大拉着杨子就走。

“不，哥！我不能！”

“怎么不能？不能也得能！”杨大递个眼色，与小三一边一个架住杨子，一齐朝洞里李仙人的仙体磕了几个头，然后关好栅门，向山下奔去。

杨子身不由己，加上内心里实在也想在母亲闭眼前与老人家见上一面，随着两个兄弟紧赶快跑，不到两个时辰便到了家门。然而迎接他的却是门前的白幡——杨母已经过世去了。杨子说不出的悲痛、愧疚，扑到母亲灵柩前嚎啕大哭起来。不孝，不孝的儿子呀！生身之母临死前要见一面都未能如愿，老人家怎么阖得上眼睛喏！

杨子哭着哭着，忽然，他爬起身急急忙忙地朝院外跑去。

“老二！”

“哥！”

“他叔！”

杨子顾不上应答，顾不上解释，出了院门拼命直向山上奔去：老母已死，不孝之名已经落下，倘若师傅的仙体再出了意外，他还有什么面目活在世上呢！

他用最快的速度赶回仙洞。当他踏上百级石阶时，远远看见洞院的栅门大开着。“坏事啦！”一种不祥的念头攫住他的心。他拼尽气力，手脚并用，一步三级，登上台阶，跑进洞中一看：李仙人的仙体不见啦！

“是师傅已经回来了？”杨子洞内洞外寻找一遍，没有见到师傅的影子，却发现香案被什么东西踢翻了；木栅门是被撞破的，上面挂着一缕黑色的布条；他仔细辨认，那布条是从师傅身上挂落下来的！

“师傅！师傅！”

杨子的心颤栗着，他操起一根木棒，呼喊着重、嚎哭着向山上寻去。

一缕布条——跟栅门上挂下的一模一样！

又一缕布条……

在喷着泉眼的一座石崖旁，杨子看到了一个骇人的情景：师傅的仙体正被一只斑斓吊睛大虎吞噬着。那恶兽那样惬意，真如同吃着一盘上好的点心！

“师傅……”杨子泪下如雨，举着木棒，嘴里“呀呀”地嘶叫着，不顾一切地向那虎扑去，要与那虎搏一生死。

那虎却没有与杨子计较的意思。吃饱了，在石崖上擦了

擦嘴巴，又喝了几口山泉水，然后悠然地甩着尾巴，向山崖旁的林子走去；刚刚走到林边，忽然如同长了翅膀似地飘然而起，飞上林梢，飞上山顶，随着一声振耳欲聋的长啸，不见了踪影——吃了仙体的虎也成为仙虎了。

杨子扑到石崖前，石崖前已经一无所有了，除了几缕黑色的布条！他两眼血红，呆怔片刻，默默跪下来，朝向华山那边祷告了几句，庄重地磕了几个头，然后站起，把脑袋对准石崖，猛地撞去……

终南山中发生的事情，李玄并不知晓。此时，他正陪同太上老君在下界巡游。

太上老君头戴一顶巨型的尖顶斗笠，身披一件宽袍，胯下骑着他那头得意的青牛。那青牛鼻上挂着一个巨大的铜环，两角后弯，如同两张力撑千钧的强弓；四蹄大如石斗，时有紫云环绕，不论是在云中雾里、还是在崇山峻岭，都如同踏平地儿一般。李玄同老子的随从徐甲、碧云童子等或骑鹤或跨麟，陪同太上老君时而云端地上，时而江面山巅。

太上老君本名李耳，字伯阳。远在初三皇时，他即化身为万法天师，中三皇时又化身为盘古先生。随后累世化身，无人知道他的诞辰和来历。直到商代阳甲年，他才分神化气，托胎于楚国苦仁湫乡曲仁里一位玄妙玉女体内。

那玉女是乡间少有贤淑聪慧的姑娘。一次在河边洗衣服，上游飘来一颗又红又大的李子果儿，她拣起吃到肚里便

怀了孕。没有结婚的姑娘怀孕，本来已经够玉女难堪的了，偏偏那孕一怀竟然长达八十一年。婴儿出生时不循正路，却从玉女左腋下钻出。并且天生一副美髯老公模样：白发、黄脸，长耳、方眼；头角峥嵘，额上布满神秘的纹理；胡须雪白，飘飘然长过数尺。因他降生时指着院中一棵李树说：

“这就是我的姓氏”，人们知道他姓李；因为他生下便是一副老态，人们便叫他老子；又因为他耳朵上有三漏，有人又将他称之为老聃。

老子在曲仁里家中只住了九九八十一天，算是报答了玄妙玉女生育之恩，随后便驾起青牛周游天下。

周昭王二十三年，老子出函谷关时，守关令尹见有一团紫气自东而来，知道有“异人”经过，亲自到关前恭迎请教。老子醉酒之后，挥笔如飞写下五千真言，这便成了后人亦习亦奉的“真经圣典”。周赧王九年，老子飞升昆仑山颠，归还仙班，被玉皇大帝尊为“太上老君”。因为老君一向最讲“清净”二字，不喜仙班应酬，便在华山落雁峰筑洞而居，修炼讲道，并时而出没于人间天上，做一些匡时济世的善举。

李玄便是太上老君在落雁峰收下的弟子。

李玄是世人子弟，家道原本殷富，只是到了父亲这一辈上才衰败下来。李玄的父亲是个吃喝嫖赌无所不为的花花公子，祖传的家财几乎被他挥霍净尽。儿时的李玄尽管聪明过人，却未能读过一天学堂。当那个可恶的父亲染了一身花柳病终于死去，母亲节衣缩食发誓要供儿子攻读诗书时，却发现

儿子变得那样乖僻而古怪：一见诗书便呆若木鸡，没了半分灵性；而一听金丹仙道之术却灵性大开，简直可以得一化十、逢土化金。母亲以为儿子中了“邪魔”，请医求药跑细了腿，终究不见一丝好转。可是有一天，儿子却忽然兴高采烈地跑回家来，说是自己已经找到了“圣人”。

“我的儿，你该不是说胡话吧？”母亲不敢相信。圣人，那是鲁国的孔丘先生，虽然当时他并没有后世人们所加予的隆隆盛名，但他编修、删订的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春秋》却是攻取功名的人必读的，他教出的七十二位贤弟子也是很有名的。儿子果真能够拜到“圣人”名下，岂不是天大的造化！

“看，这不就是！”李玄拿出一幅图，在母亲面前展开。那图上画着一位青年学者向一位白须老者问道的情形。

“孔子问道图。”李玄指点着向母亲讲。“这个年青的是孔子，这个年老的是老子，人称太上老君哩！孔子向老子问什么是道行。娘，你知人家老子是怎么说的？‘大智若愚，犹良贾之深藏。’^②那孔子先生一听傻了眼，你知他说什么？他说：‘鸟吾知其能飞，鱼吾知其能游，龙于风云之中吾不知其上下，老子岂犹龙乎？’娘，你听，连孔圣人也甘拜下风。老子祖师那才是真正的圣人哩！”

母亲并没有听懂那些之乎者也，但儿子的意思她却是听得十分明白的。

“我的儿，你是说，你要去拜那个老爷子为师？”

“是。”

“那个老爷子在哪儿你可知道？”

“听人说住在华山那边。”

“华山离这儿多远的路，你知道吗？”

“知道。”

“那你也还是要去？”

“是。儿要学好本事，回来孝敬母亲。”

母亲知道一切别的话都是多余的了，两行浑黄的老泪沿着多皱的面颊淌落下来。她抱着儿子的头颤抖地抚摸着、亲吻着，同时把手伸到炕边的那个用纸浆打成的针线盒子里。

“我的儿，”母亲声音打着颤，抱着李玄的手臂和全身。“娘只盼你学好，千万别象你爹，娘求你……只要你能学好，娘也就……”

“娘！”李玄感觉到母亲神态异样，发觉母亲手里握着一柄明晃晃的东西。他连忙抱住母亲，然而一切都晚了：母亲手中的剪刀已经刺穿了她的喉管！

“娘！娘……”

母亲躺倒在儿子怀里，惨白的脸上显出安祥和期冀的笑。那笑在儿子脸上停留了片刻，便僵直了、消失了，永远地消失了。

李玄带着“孔子问道图”，带着母亲最后的嘱咐和笑，攀涉千山万水，来到华山，来到了落雁峰下。

那落雁峰是华山的最高峰。峰顶浓荫密蔽，泉水青绿，犹如一座天上园圃，长年隐于云中；四周壁立千仞，胜似刀砍斧削。由于太上老君居住在这里，许许多多拜师、求仙的人们，每日络绎不绝，蜂拥而来。然而，通往落雁峰压根儿

就没有路，只是峰东绝壁上有一道“长空栈。”那“长空栈”以铁杙插进石壁，上面铺着一层宽不过八寸的青石薄板。人走在栈上，需得舒臂缘索，背空而行，稍不小心或者稍微有一点胆怯，便会跌下万丈深渊，粉身碎骨。即使有谁过了这道“长空栈”，也还要穿井而下，踏在悬空的木椽上继续攀登，随时都可能把魂灵送上“天国”。“小心小心，九里三分；要寻尸首，雒南商州。”多少年来，在这里跌足葬身的何止千万！因此，尽管前来拜师、求仙的人很多，却绝少有人敢于踏上“长空栈”，更不要说登上落雁峰，拜到太上老君门下或者求得太上老君的仙道仙法了。

李玄来到落雁峰下，他围着山角转了两天，没有找到第二条可以通往峰顶的道路。第三天，他丢掉随身携带的一切衣物，吃了一顿饱饭，喝了一点酒，便向“长空栈”攀去。这惊动了山下那些挚诚挚敬、遥向峰顶祈祷膜拜的人们。人们赶来询问他、劝阻他，为他而兴奋却又为他而哀伤。当他毅然地踏上通向绝壁的石级时，背后响起了一片唏嘘之声：

“愿河神巨灵的左手，托起他的魂灵升上峰顶！”

李玄并没有依赖巨灵左手的托举，凭着一股视死如归的勇气和履冰踏险的审慎，终于通过了“长空栈”，通过了一步三颤的木椽绝路。就在山下的人们为他举手庆幸的时候，李玄忽然听到一阵婴儿的啼哭。那啼哭来自于他脚下绝壁上的一个岩穴。那里是一个鹰巢，那婴儿想必就是鹰所猎获的食物。

“哇——哇——”

婴儿的啼哭急迫而凄楚，声声震撼着李玄的心。向上一直攀登，落雁峰举目可望；而向下，通向鹰巢几乎是不可能的，并且完全可能毁掉他顽强攀越的一切成果……正当李玄犹豫不定，不知如何是好时，半空中，一只恶鹰突然向这边飞来：又长又尖的利爪远远伸出，又长又宽的利嘴大张着……

李玄来不及思索，他本能地、迅速地脱下自己的衣裤。以难以想象的速度将衣裤撕成长条，连结起来，挂到一块突出的石丫上，便赤裸着身体向鹰巢滑去。

他要救出那个婴儿，决不能让他成为恶鹰腹内的甘脂！

恶鹰发现了他，没等他靠进巢穴，便抖着巨大的翅膀向他扑来。

“咻——”李玄脑袋上被啄出一个大包。

“嘎——”李玄背上被抓下一道血印。

“嗤——”李玄手上被衔下一块皮肉。

李玄用脚、用手、用碎石枯枝同恶鹰搏斗，终于靠近了鹰巢，救起了那个婴儿。

恶鹰飞走了，旋即又飞回来了。但在李玄拼尽力气准备再一次搏斗时，那恶鹰倏然间变成了一只仙鹤，载着他和那个婴儿，盘旋着，飞上了落雁峰顶。

那婴儿，原来是峰顶太上泉中的一颗水珠；那恶鹰和仙鹤，原来是峰顶桧柏上的一片绿叶。……

就这样，李玄成了太上老君的一名弟子。他奉太上老君为师，视太上老君若父，大小旨令无不遵从。而老君也把他

当做最得意的门生，传之以真经圣典，且每每出巡总要将他带在身边。

六天来，李玄陪同太上老君从华山到江南，从江南到北海、泰山，行程何止千里万里！

此时，他们站在泰山极顶。远处群山奔涌，云海起伏；眼前奇峰异景，石高天低。李玄、徐甲等尽情观赏东岳雄姿，喜笑颜开。太上老君独独心事重重，眉头蹙结。

“正复为奇，善复为妖；五行不济，妖氛自重。天下又要多事，黎民又要涂炭咯！”

“祖师向来主张‘道法自然’‘无为而治’，天下之事自有常规，祖师何必过虑呢！”徐甲开慰地说。

“‘道法自然’‘无为而治’需得强根固本。国之根不强，民之本不固，‘自然’如何为法，‘无为’如何能治？亏你还随我多年！”太上老君不悦地瞥了徐甲一眼，又道：

“我静夜观之，西北贼星渐盛，想是天道老祖与东海龙太子那伙恶仙即将逞行天下，只恐非人力之可为了。”

“泰山奇景这般壮观，祖师还是好好观赏观赏吧。”徐甲示意，与碧云童子等簇拥太上老君向观月峰那边走去。

观月峰在泰山极顶西侧，与日观峰遥遥相对。峰顶一座八角小亭，红檐绿瓦，玲珑别致。每到月中之夜坐在亭里，银盘如镜，清辉如波，敖莱群峰如同浸在水波之中，若隐若现，自是别有一番情趣。逢到天清月朗之夜，极目西眺，还可以看到“玉兔归舍”的奇景。观日出、看月归，向来是泰

山游人们的两大趣事。

此时天刚傍晚，月亮没有露面，西斜的太阳把观月亭和玉皇顶染得金碧辉煌。徐甲为眼前的景色所感染，又极力想排解开老君胸中的郁结，说：

“西岳华山，东岳泰山，华山以险峻胜人，我看这泰山倒是以雄伟称世。祖师看小徒所言可有几分道理？”

太上老君明白他的意思，只是淡淡地应着：

“唔，小徒所言自是了，自是了。”

李玄随在老君身后，听着两人的谈话，一直没有开口。自从拜师为仙以来，他对于世间的事情很少过问——母亲以绝命相送，要的就是他割断尘念专心修炼啊！然而，几天的巡游，他亲眼看到了人世间的种种丑恶和灾难，对于太上老君的忧虑他是不难理解的。眼看师傅忧虑，更加得知天道老祖和东海龙太子那伙恶仙即将逞行天下，他的心难以平静下来。

“师祖在上，弟子有一句话不知当说当说。”走下观月亭石阶时，李玄忽然拦住师傅的去路。

“唔？”太上老君眉头皱了皱，微微点了点脑袋。

“弟子记得，初到华山时，祖师曾经教诲：为徒当以师之忧为忧，为仙当以扬善惩恶为本。弟子想……”

“唔！”老君举首向天，慧目微睁，百年之事已了然胸中。他将银须捋了几捋，道：“你肯为师分忧，为天下分忧，自是好事。只是你要下凡，怕是还要受些磨难呢。”

“弟子倘得祖师恩准，定当千难不屈，百折不挠！”